

南史刪卷之二十七

茅國縉刪次

孝義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  
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  
聖哲貽言至於風離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  
愆家而一代之曠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乏  
嗶翔之感棄捨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  
節不變戎車遽為其首斯金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  
塗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捨命濟主安

親雖乘理闇至匪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考于載籍何代無之故宜被之圖篆用存旌勸今搜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從事璩爲譙縱所殺故佐吏僉逃亾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亾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卽穎姑也跣出救之得免及縱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脅以兵刃執志終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

郭世通會稽永興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貧傭力以養繼母母亾負土成墳思慕終身仁孝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之世通委之而去元嘉四年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表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敕榜表門閭蠲其租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子原平字長恭幼稟至行養親必以已力傭賃以給供養性甚巧每爲人作正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飧鹽飯而已若

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臥父亾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爲奉終之義情禮自畢塋壙凶功不欲假人本雖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自賣十夫以供衆費窶窶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命遣之原平服勤未嘗暫替傭債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既學構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

所起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夫力助之及父喪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爲祠堂每至節歲常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肉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日今年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買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

又採筍置籬外隣里慙愧無復取者宋文帝崩原平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動耳舉爲太學博士不行卒於家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子歲飢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闌七十並老病無所依世期飴之二十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葬埋存育孩幼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義

行嚴氏之門

吳達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飢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嫂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困隣里以葦席裹之埋于村側旣而親屬皆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磚妻亦同達此誠無有懈倦達夜行遇猛獸猛獸輒下道避之暮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隣里嘉之葬日悉出赴助送終之事亦儉而周禮達時遂取隣人夫直葬畢衆悉以放之達一無所受皆傭力報焉太守三加禮命擢補功曹達以門寒固辭不就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又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鎗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

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寘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卽明後又有河南孝廉秦綿遭母喪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爲作茅菴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爲之潛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亾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少有志行歷五官主簿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

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其徭役孫法宗吳興人也父隨孫息入海溼被害屍骸不收母兄金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疑浸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經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麋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

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煮傳之卽驗一傳便差一境賴之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宋孝武初揚州辟爲文學從事不就卒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屍經日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爲殯埋又同里施夫疾病父死不殯范苗父子金亾范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隣畏避莫敢營視叔孫金爲殯瘞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

南史冊  
卷之二十一  
余齊民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爲邑書吏宋大明二年  
父殖在家病亾信未至齊民謂人曰比肉痛心煩有  
如割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  
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  
蘇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民卽曰  
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吏便絕有司奏改其里  
爲孝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人也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陸應充行  
坐違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爲家長令弟不行罪應  
百死乞以身代陸陸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

實以棘陸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  
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  
且大家臨亾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  
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  
辟命并賜帛二十疋

何子平廬江潯人也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  
稽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奉得白米  
輒貨市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  
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  
可寄致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實未及養



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覲之爲州  
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  
祿當啓相留子平日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旣至便  
應扶侍何容苟冒榮利乃歸家竭力供養元嘉三十  
年元凶弒逆隨王誕入討以爲行參軍子平以凶逆  
滅理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末除吳郡海虞令縣祿  
唯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日希  
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已問者慚而退母喪去官哀毀  
踰禮每至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  
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

衣絮暑不避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  
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  
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  
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冢壙子平居喪毀甚及免喪  
殆至不立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閭室如接大賓  
學義兼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  
彌以此貴之卒年六十

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  
中爲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虜卽日遣  
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歲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

書戒懷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懷順從叔模  
爲榮陽太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處改節不廢婚宦宋  
大明中懷順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  
曰崔邪利模並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  
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  
子兩遂

吳慶之字文悅濮陽人也寓居江興宋江夏王義恭  
爲揚州召爲西曹書佐及義恭誅慶之自傷爲吏無  
狀不復肯仕終身蔬食後王琨爲吳興太守欲召爲  
功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

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蓄魚於樹棲鳥於泉耳不  
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蕭敞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母病風積年沈臥敞明  
晝夜祈禱時寒敞明下淚爲之水如筋額上叩頭血  
亦米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  
敞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  
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卽平復于時秣陵朱緒無行母  
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欲奉母緒曰  
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  
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

介介然卽利血明日而死敵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  
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戮之旣而曰汚吾刀乃止  
永明五年居母喪不勝哀卒詔贈中書郎時又有鮮  
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姊文英適荀氏七日而夫  
亾執節不嫁及母卒晝夜哭泣遂喪明

丘冠先字道玄吳興烏程人也少有節義齊永明中  
位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  
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爲行人則蘇武鄭衆之流也  
于是使蠕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亾臨之

冠先日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  
我也遂見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  
布三十疋雄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  
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褒策萬代之後誰死  
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  
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塋  
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卓論荼苦則彼優  
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年八歲  
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寶年至七

百身冊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十不婚冠或問之寶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  
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  
終身不食魚肉齊建元三年並表門閭

劉渢字處和南陽人也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渢母蚤  
亾紹被敕納路太后兄女爲繼室渢年數歲路氏不  
以爲子奴婢輩捶之無期度渢母亾日輒悲啼不食  
彌爲婢輩所苦路氏生濂兄渢憐愛之不忍捨恒在  
牀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渢晝夜不  
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  
愛遂隆路氏富盛一日爲渢立齋宇筵席不減侯王

濂有識事渢過於同產事無大小必諮兄而後行後  
事始安王遙光及遙光敗渢靜坐圍舍濂爲度支郎  
亦奔亡遇渢仍不復肯去渢曰吾爲人作吏自不避  
死汝可去無相守同盡答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間苟  
免今旣相逢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  
胤聞之歎曰兄死君難弟死兄禍美哉

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鄣人也父沒魏文殊思慕泣  
血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縕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吳  
興太守謝瀹聘爲功曹不就立小屋于縣西端拱其  
中歲時伏臘月朝十五未嘗不北望長悲如此三十

南史册 卷之二十一 二  
餘年詔榜門改所居爲孝行里

樂頤之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也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仕爲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亾頤之忽悲戀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便徒跣號咷出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言嚙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爲設食唯枯魚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中從事 弟預字文介亦至孝父臨亾執手以託郢州行事王英預悲感悶

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參軍隆昌末預謂丹楊尹徐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爲効尤孝嗣改容謝之預建武中爲永世令人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媪年可六七十擔榲欐造市貨之聞預亾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負外郎泌少貧晝日斫屐爲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地則更登性行仁義衣弊蝨多綿裏置壁上恐

蝨飢死乃復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蝨母以  
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  
老菜而已母墓爲野火所燒依新宮災三日哭淚盡  
繼之以血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  
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自隱卹吏死泌爲買  
棺無僮役兄弟共輿埋之梁武帝以爲南康王子琳  
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訪誌公道  
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鑪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及子  
琳代害泌往哭之淚盡續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泌  
尋卒族人兗州中從事泌黃門郎念子也與泌同名  
世謂泌爲孝泌以別之

庾道愍潁川陽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行頗  
能屬文少出孤悴時人莫知其所母流漂交州道愍  
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  
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險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  
母雖經年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  
且有一媪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  
于是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

庾沙彌晉司空冰之六世孫也父佩玉仕宋位長沙  
內史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

南史冊 卷之二十七 三、九、三  
所生母爲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  
門禍酷用是何爲及長終身布衣蔬食爲中軍田曹  
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  
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  
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爲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日不  
衣綿纈夏日不解衰絰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  
忍聞所坐薦淚霑爲爛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株  
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噉甘蔗沙彌遂不食焉梁  
武帝召見嘉除之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  
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

哭俄而風靜咸以爲孝感所致後卒於長城令  
陶季直丹楊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  
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  
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  
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愍祖益奇  
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  
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  
澹於榮利徵召不起時人號曰聘君梁臺建爲給事  
黃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爲久預人  
間事乃辭疾還鄉里卒於家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

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事云

吉粉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家居襄陽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梁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吏所誣逮詣廷尉粉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耻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粉乃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敕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徽纒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

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忽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上千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粉曰凡鯢鮪螻蟻尚惜其生况在人斯豈願齋粉但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粉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



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盼弗聽曰  
盼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聞帝  
乃宥其父丹楊尹王志欲于歲首舉充純孝盼曰異  
哉王尹何量盼之薄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盼有  
覩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  
止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暮月  
風化大行初盼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後因發而卒  
張景仁廣平人也父梁天監初爲同縣常法所殺景  
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讐普通七年遇法于公田  
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

守蔡天起上言于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

其罪下

屬

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又天監中宣城

宛陵女子與母同床眠母爲猛獸所取女啼號隨羣  
猛獸行數十里獸毛盡落獸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  
猶有氣息經時乃絕鄉里言於郡縣太守蕭琮表上  
詔榜其門閭又霸城王整之姊嫁爲衛敬瑜妻年十  
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  
置盤中爲誓乃止遂手爲亡婿種樹數百株墓前栢  
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爲詩曰墓前一  
株栢根連復盆枝妾心能感木頽城何足奇所住戶

有鷓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脚爲誌後歲此鷓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思旣重不忍復雙飛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之八世孫也父經北中郎諮議參軍蘭五歲時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飯蘭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見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各曰蘭稍授以經史過日便能諷誦孝緒每日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後爲兼散騎

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境上交兵蘭母旣慮不得還感氣而卒及蘭還入境夜夢不祥旦便投列馳歸及至號慟嘔血氣絕父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子貞字元正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母王氏授以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爲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竒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及魏尅江陵入長安貞母

出家于宣明寺將二十年初貞在周嘗侍周武帝愛弟趙王招讀招厚禮之聞其獨處必晝夜涕泣私問知母在鄉乃謂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後數年招果出因辭面奏請放貞還帝竒招仁愛遣隨聘使杜子暉歸國是歲陳太建五年也始自周還再遷南平王友掌記室事以母憂去職頃之敕起還府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尋卒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父高明梁尚書兵部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第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爲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舍人時朝政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氈席被褥單復畢備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唯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簡文爲景

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梁  
元帝立以不害爲中書郎兼廷尉卿魏平江陵失母  
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  
不暫輟過見死人溝中卽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  
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屍憑屍而哭每輒氣絕行路  
皆爲流涕卽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  
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 弟不佞字季  
卿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吏術梁  
承聖初爲武康令時兵荒飢饉百姓流移不佞循撫  
招集襁負至者以千數會魏尅江陵而母卒道路隔

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爲  
居喪之禮陳武帝受禪除婁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  
於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  
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  
日不食文帝時兼尚書右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廢  
帝嗣立宣帝爲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爲朝望所歸不  
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  
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左丞王暹等謀矯詔出宣帝衆  
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詔旨令相  
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宣帝雅重不佞特赦

之不佞兄不疑不占不齊並蚤亡事寡嫂甚謹所得  
祿奉不入私室

帝

封素以各禮自上下及之

帝

南史刪卷之二十八

茅國縉別次

隱逸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人廟堂而不  
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  
希微兩亾藏景窮岩蔽名愚谷解桎梏于仁義示形  
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  
人孔門謬鷄黍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  
虛名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  
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氣求志達道未或非

然故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  
何殊異也若夫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退不譏俗或  
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巖石  
之下斯金向時隱淪之徒歟今金綴緝以備隱逸篇  
焉又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雖處非顯晦而道合希  
夷求其行事益亦俗外之徒也故附之云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  
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常著  
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閑靜少  
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

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飲輒  
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  
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  
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蓋以自  
况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  
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  
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  
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  
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  
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

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  
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  
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  
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  
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  
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  
向鄉里小兒卽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  
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  
惆悵而獨慙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  
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

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  
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  
室有酒盈罇引壺觴而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  
而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  
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  
勸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  
兮請息交而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  
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  
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扁舟旣窈窕以窮壑亦崎  
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

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  
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  
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臯以舒嘯  
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義  
熙末徵爲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  
能致也潛常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  
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及  
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  
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  
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要延之一坐彌日不得

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  
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  
卽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  
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  
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  
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  
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  
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  
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  
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曰吾年過



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  
貽俗患僂俛辭事使汝幼而飢寒耳常感孺仲賢妻  
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旣一事矣但恨隣靡二  
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少來好書偶愛閑  
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  
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  
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疾患以來漸就  
衰損親舊不遺每有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  
汝輩幼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  
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

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  
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  
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  
北汜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  
云高山景行汝其慎哉又爲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  
年將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  
同能安苦節夫耕于前妻鋤于後云

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  
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少文善居喪  
爲鄉閭所稱宋武帝旣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諮議

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敘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武帝納之乃辟少文爲主簿不起閎其故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閒居無事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人有餉遺並受之武帝敕南郡長給吏役又數致餼賚後子弟從祿乃悉不復受宋受禪及元嘉中頻徵並不應妻

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羅氏沒少文哀之過甚旣乃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爲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爲諮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爲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亾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 孫測字敬微一字茂深亦有祖風家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

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  
冥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  
憂人重事乎齊驃騎豫章王嶷徵爲參軍不起測答  
府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栢  
嶷復遣書請之辟爲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  
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  
老至而今髮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永明  
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少文所  
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宦在都知父此旨便  
求祿還爲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

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齊老子莊子二書自  
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少文  
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  
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  
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後  
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  
交言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  
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  
聊以自方耳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別駕宗忻口  
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

年徵爲司徒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  
鄣上坐臥對之 或之字叔粲少文從父弟也蚤孤  
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少文而真澹過之  
徵辟一無所就宋元嘉初太使陸子真觀採風俗三  
詣或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  
壘畝何宜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  
於家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  
下孫思亂後飢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  
立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  
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郡州府凡十  
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  
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  
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  
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拮拾  
自資同拮者或爭穉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  
之爭者愧慙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  
戴顓聞而迎之爲作衣服并與錢一萬及還分身上  
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  
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

業者咸得有成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負外散騎侍郎不就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少有高尚愛好墳籍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遊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

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潜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辯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無徑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於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卽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

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  
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  
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旣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  
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人遁迹廬山陶深明亦不  
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達兄勃並隱遯有高名  
顒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  
復修其業父善琴書顒並傳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  
世居剡下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  
忍復奏各造新弄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嘗携客造

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  
恨而去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遊之因畱居止  
勃疾患豎藥不給顒謂勃曰顒隨兄得閑非有心於  
語默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顒當干祿以自濟耳乃求  
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  
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  
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三吳  
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爲矯  
介衆論以此多之宋國初建元嘉中徵並不就文帝  
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

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顓合何嘗  
白鵠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十八年卒景陽山成  
顓已亡矣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顓觀之

劉凝之字隱安少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  
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  
不食州里重其行辟召一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銓  
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屬親妻亦能不慕榮華  
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共乘蒲笮車出市買易周用  
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  
之又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今家中覓新者

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臨川王  
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曰  
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  
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  
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飢義季慮凝  
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  
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携妻汎江湖  
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爲小屋居之採藥服  
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

南史冊  
卷之二十一  
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  
南山伐樵採若爲業以樵若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  
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  
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若而去或遇寒雪樵  
若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  
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五三尺好飲酒遇醉或失  
之頗言玄理時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  
唯與同縣孔顛友善顛亦嗜酒相得輒酣對盡歡百  
年室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繇帛  
嘗寒時就顛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顛以臥具覆之

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體謂顛曰綿定奇温因  
流涕悲慟顛亦爲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竣爲  
東陽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百年卒山中蔡  
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  
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辛普明字文達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  
仍帳施靈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螿僑居  
會稽會稽士子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爲贈後至者  
不復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  
之意今寔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邪齊豫章王嶷爲



揚州徵爲議曹從事不就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尋

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一見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

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

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邪緬益怪焉遂褰

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

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

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

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

世務未辯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泂

泂相忘爲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攸然

鼓棹而去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也少有隱操寡慾年十

八父爲之昏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

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

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

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

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

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

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却粒之士食霞之人

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  
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答曰褚  
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  
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明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  
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  
薜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  
宋孝建二年徵聘不就齊高帝卽位手詔吳會二郡  
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  
太平館居之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堊樓  
所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  
祖金爲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  
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  
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  
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  
長篤志不倦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  
隱不仕于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  
蚤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  
蓼莪篇不復講焉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  
鳥集其掌取食好黃老通解陰陽書爲數術多効驗

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  
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弒逆是其年月日也初歡  
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曰五  
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  
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  
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  
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  
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  
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縉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羣  
夷之服擊跽罄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  
殯槨塋中夏之風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  
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  
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  
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  
而夷語耳雖舟車均于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  
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旣均其法可換者  
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  
法旣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絕宗祀嗜欲之  
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  
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

南史冊 卷之二十一 三  
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  
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  
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  
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  
也歡口不辯善于著論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  
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鴟適  
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  
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尅死  
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  
謂之屍解仙化焉還葬舊墓木連理生墓側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幼而俊敏及長博通  
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淚  
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  
嘗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  
足損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  
耳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卽跌  
而反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咲而  
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  
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至  
尚之謂子偃曰山藪故多竒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

也豈可澄清淆濁邪汝師之麟士常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之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爲之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征北張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卽戴安道游吳興因古墓爲山池也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

請爲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于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卿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黔劓永乃止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爲務恒憑素几鼓琴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

阮孝緒字士宗陳畱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以清幹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

南史冊  
卷之二十八  
歸胤之姊琅琊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乳人憐其  
傳重辛苦輒竊玉羊金獸等物與之孝緒見而駭愕  
啓彥之送還王氏幼至孝性沉靜雖與童兒遊戲恒  
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  
父彥之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  
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于瀛海追許由于穹谷庶保  
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  
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年十六父喪不服綿  
纊雖蔬有味亦吐之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  
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

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戚  
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梁武  
起兵圍建鄴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隣人墓樵以繼火  
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以一鹿牀爲  
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  
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爲名  
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歛衽望  
塵而息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旣異何必相干芸  
乃止唯與比部郎裴子野交子野薦之尚書余力言  
其年十餘歲隨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

南史冊  
卷之二十八  
清白論其志行粗類管幼安以采章如似皇甫謐天  
監十二年詔公卿舉士秘書監傅照上疏薦之與吳  
郡范元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  
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  
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  
已何關人世况僕非往賢之類邪初謝朓及伏暉應  
徵天子以爲隱者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孝緒與何  
胤並得遂其高志後于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  
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  
反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復舊傳鍾山所出孝

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  
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言  
言其孝感所致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於天監末斟  
酌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  
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南平  
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  
畏廟堂若使麀麀可駮何以異夫騏驎初建武末青  
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  
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爲木位今  
東門自壞木其衰矣武帝禁畜讖緯孝緒兼有其書

或勸藏之答曰昔劉德重淮南祕要適爲更生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答曰已所不欲豈可嫁禍於人乃楚之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王悵然歎息王諸子篤渭陽之情歲時之貢無所受納未嘗相見竟不之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賤不應爲王侯姻戚邂逅所逢豈關始願大同二年正月孝緒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杳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年五十八梁簡文在東宮隆恩厚贈子恕等述先志不受初孝緒所撰

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敞劉訐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邪對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敞訐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訐兄絜錄其所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已而有娠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



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善琴棋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

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卽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旣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知

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竒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武帝旣蚤與之游及卽位後恩禮愈篤書問絕不冠蓋相望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金

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數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無疾自知應逝逆尅亡日仍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

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祕在篋裏化後門人方  
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  
果在昭陽殿時有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  
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  
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語嘿不倫或被錦袍  
飲啖同于凡俗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  
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居噂喑齊武帝忿其  
惑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游行市里旣而檢校猶  
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  
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養縣令

呂文顯以啓武帝帝乃迎入華林園蔡仲熊嘗問仕  
何所至了不自答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  
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永明中任東宮後堂從  
平旦門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汗衣褰裳走過至鬱  
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出自此門梁武帝尤深敬事  
嘗問年祚遠近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爲享祚倍  
宋文之年雖剃鬚髮而常冠故俗呼爲誌公好爲讖  
記所謂誌公符是也天監十三年卒將死忽移寺金  
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  
是琅琊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

敕命筠爲碑蓋先覺云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唐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謙謹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疔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度之自是

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初徵爲曹武平西參軍不至卒于家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棊筭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脩產業遇火止出書數箆坐于池上有爲火來者答曰唯恐損竹隣人有被執爲盜見劾妄欵詵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游

南史刪 卷之二十八  
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弗納普通中詔以爲黃門侍郎稱疾不起亡年七十八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數歲而孤爲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嘗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

口每秋冬之際時往游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卑辭厚意邀之樞固辭以疾門人勸請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于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以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大建十三年卒

南史刪卷之二十八 終

南史刪卷之二十九

茅國縉刪次

恩倖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  
 於管仲齊桓有邵陵之師邇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  
 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污隆之別况下於此胡可勝  
 言者乎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  
 祀而近習用事無乏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  
 至如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  
 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為重寄故公曾之歎恨於失

職於時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  
誥其後郎還爲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琊  
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赴金出寒門孝武  
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  
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爲非選帝遣尚之送尚書四  
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  
世胡母顥阮佃夫之徒專爲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  
及以親信關讞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爲詔  
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不關中書專  
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

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天下  
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祕有如尚書外司領武  
官有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陳  
斯風未改其四代之被恩倖者今立以爲篇以繼前  
史之作云爾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爲業法  
興二兄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  
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  
敵陳戴三千萬錢法興初爲孝武征虜撫軍記室掾  
及上卽位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孝武親覽朝政不任

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意任隆密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累千金前廢帝卽位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而法興及巢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憚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爲悉決法興之手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立寺疑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爲法興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管陽邪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闈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筭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真天子帝爲贗天子願兒因此告帝帝遂免法興官賜死明帝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病卒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明帝初出閣選爲主衣後又請爲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於祕書省大禍將至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謀共廢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太平明帝卽位論功封佃夫建城縣



侯泰始四年以本官兼遊擊將軍時佃夫及王道隆  
楊運夫並執權亞於人主大通貨賄人有餉絹二百  
疋嫌少不答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  
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  
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効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  
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  
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  
時珍羞莫不畢備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  
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泰始初  
軍功旣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

捉車人武賁中郎將傍馬者賁外郎朝士貴賤莫不  
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興沈勃吳郡  
張澹數人而已明帝晏駕後廢帝卽位佃夫權任轉  
重欲用張澹爲武陵郡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  
佃夫稱敕施行又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  
爲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  
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  
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時廢帝猖狂好出遊  
走始出宮猶整羽儀隊仗俄而棄部伍單騎與數人  
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內外莫不憂懼佃夫密與

直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謀共廢帝  
立安成王元徽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出常  
留隊伍在樂游苑前棄之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喚  
隊伍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  
爲揚州刺史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  
故事不行于天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  
宗於光祿外部賜死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也少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  
于惠開皆被賞遇惠開罷益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真  
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

也後僧真事齊高帝歷至尉軍府主簿僧真夢蒿艾  
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採蕭蕭卽艾也蕭生  
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及上將廢立謀之袁粲  
褚彥回僧真啓上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  
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  
希熟慮高帝納之高帝欲度廣陵起兵僧真又曰王  
上雖復狂釁而累代皇基猶固盤石今百口北度何  
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明公爲  
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走竊謂此非萬全策  
也上曰卿顧家豈能逐我行邪僧真頓首稱無貳昇

明元年除給事中高帝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上曰諸將勸我誅袁劉我意未願便爾及沈攸之事起從高帝入朝堂石頭反夜高帝遣衆軍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真謂衆曰叫聲不絕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而啓石頭平齊臺建轉中書舍人高帝疾甚令僧真典遺詔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常貴人所不及也諸權要中最被暝遇後出爲廬陵內史卒于官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爲小史便僻解事善於承奉建元初補東宮通事舍人武帝卽位與會稽呂文度臨海呂文顯並以姦佞譖事武帝文度爲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將軍守虛位而已上嘗云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復何憂天下不寧法亮文度並勢傾天下太尉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及鬱林卽位除步兵校尉時有綦母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輒令材官營作不關詔旨材官語云寧拒至尊敕

不可違舍人命珍之就蔣王廟乞願得三公封郡王  
啓帝求封朝議未許又自陳曰珍之西州伏事侍從  
入宮契濶心膂竭盡誠力今惜千戶侯誰爲官使者  
又有牒自論於朝廷曰當世祖晏駕之時內外紛擾  
珍之手抱至尊口行處分忠誠契濶人誰不知今希  
千戶侯於分非過乃許三百戶曠恚形於言色進爲  
五戶又不肯受明帝議誅之乃許封汝南縣有杜文  
謙者吳郡錢塘人帝爲南郡王文謙侍五經文句歷  
太學博士出爲溧陽令未之職會明帝知權蕭謀用  
事文謙乃謂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

夕不蚤爲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答曰先  
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君其密報  
周奉叔使萬靈會魏僧勔殺蕭謀則宮內之兵皆我  
用也卽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今舉大事  
亦死不舉事亦死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  
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父母爲殉在眼中矣珍之不  
能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之耻與龍駒共詔因求  
別立事未及行而敗與周奉叔杜文謙同死文謙有  
學行善言吐其父聞其死曰吾所以憂者恐其不得  
死地耳今以忠義死復何恨哉王經母所以欣經之

義也時人美其言龍駒奄人便佞見寵凡諸鄙黷雜  
事皆所誘勸位羽林監後閤舍人黃門署令帝爲龍  
駒置嬪御妓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  
向按代帝畫敕內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  
讓之徒莫之能比明帝請誅之懇至乃見許曹道剛  
廢帝之日直閣省蕭謀先入若欲論事兵隨後奄進  
以刀刺之洞胸死因進宮內道剛字景昭彭城人性  
質直帝雖與之狎而未嘗敢訓帝悅市里雜事以爲  
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人韓護善騎馬帝嘗呼入華  
林園令騎大賞狎之道剛出謂明帝主上猶是小兒

左右皆須正人使日見禮則近聞韓護與天子齊馬  
並馳此導人君於危地道剛欲殺之旣而遣人刺殺  
護及道剛死張融謂劉繪曰道剛似不爲諂亦復不  
免也答曰夫徑寸之珠非不寶也而璉之所病云何  
不療之哉此道剛所以死也明帝卽位高武舊人鮮  
有存者法亮獨不見疑位任如故東昏卽位出法亮  
爲大司農中書權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旣  
而代人已到法亮垂涕而出卒官

呂文顯臨海人也永明元年爲中書通事舍人與茹  
法亮等迭出入爲舍人並見親幸時中書舍人四人

南史刪 卷之二十九  
各任一省世謂之四戶既摠重權勢傾天下四方守  
宰餉遺一年成數百萬舍人茹法亮于衆中語人口  
何須覓外祿此一戶內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文顯  
累遷東莞太守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叙所  
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  
典籤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爲七職宋氏晚運多  
以幼少皇子爲方鎮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  
籤之權稍重大明太始長王臨蕃素族出鎮莫不皆  
出內教命刺史不得專其任也宗慤爲豫州吳喜公  
爲典籤慤刑政所施喜公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  
年將六十爲國竭命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  
籤共臨喜公稽顙流血乃止自此以後權寄彌隆典  
籤遞互還都一歲數反時主輒與問言訪以方事刺  
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  
不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蕃君劉道濟柯孟孫等姦  
慝發露雖卽顯戮而權任之重不異明帝輔政深知  
之始制諸州急事宜密有所論不得遣典籤還都而  
典籤之任輕矣後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  
元之世至尚書右丞少府卿卒官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並爲制局

監俱見愛幸自江祜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  
敕捉刀之徒並傳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  
下爲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御刀時  
又有新蔡人徐世樹尤見寵信爲直閣驍騎將軍凡  
諸殺戮皆世樹所勸權勢傾法珍蟲兒又謂法珍蟲  
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  
之爭權遂以白帝及呪詛事發乃族之自是法珍蟲  
兒並爲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咺之與相唇齒  
專掌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帝自群公誅後  
無復忌憚無日不游走所幸潘妃本姓俞王敬則伎

也改姓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焉帝呼寶慶及法珍  
爲阿丈蟲兒爲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帝躬自  
汲水助厨人作膳爲市中雜語以爲諧謔奄人王寶  
孫年十三四號爲偃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咺之  
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  
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其佐成昏亂者法  
珍蟲兒及王咺之俞寶慶等十一人梁武平建鄴皆  
誅

陸驗徐麟並吳郡吳人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  
郁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

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貨以事權貴朱异其邑  
子也故嘗有德遂言于武帝拔之與徐麟兩人通爲  
少府丞太史令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  
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爲生犀驗麟並以  
苛刻爲務百賈畏之异尤與之昵世人謂之三蠹司  
農卿傳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  
此比日所聞鄙穢狼籍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  
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恤人言岐謂人  
曰朱彦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  
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驗竟以侵削  
爲能數年遂登列棘鳴珮珥貂並肩英彦任至太子  
右衛率卒遠近聞死莫不快之麟素爲邵陵王綸所  
憾太清二年爲綸所殺

施文慶不知何許人也少好學頗涉書史陳後主之  
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卽位擢爲中書舍人大被親幸  
又引沈客卿等云有吏能後主信之然並不達大體  
督責苛碎聚斂無厭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後主益以  
文慶爲能內外衆事無不任委禎明三年擢文慶爲  
都督湘州刺史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居外後執事者  
持已短長因進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



南史冊 卷之二十九 二  
密時隋軍大舉分道而進尚書僕射袁憲驃騎將軍  
蕭摩訶及文武群臣共議請於京口采石各置兵五  
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爲防備文慶與客卿  
入白後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  
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慙慙奏請  
至於再三文慶等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  
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後主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  
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可又對曰如此則聲聞隣境  
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摠摠內爲之游說後主重  
違其意而迫群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又抑憲等由

是未決而隋師濟江後主性怯懦不達軍事晝夜啼  
泣臺內處分一以委之文慶旣知諸將疾已恐其有  
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機卽可專信  
凡有所啓請經略之計並皆不行尋敕文慶領兵頓  
於樂游苑陳亾隋晉王廣以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  
佞以蔽耳目與客卿等並於石關前斬之以謝百姓  
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也少好學博涉書史陳後  
主卽位爲都官尚書與江摠等並爲狎客範容止都  
雅文章瞻麗又善五言詩尤見親愛後主性愚很惡  
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時孔貴

南史冊 卷之二十九  
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爲兄妹寵遇優渥言聽計從  
朝廷公卿咸畏範因驕矜以爲文武才能舉朝莫及  
從容白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  
遠慮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益以爲  
然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卽奪其兵分配文吏隋師將  
濟江群官請爲備防文慶沮壞之後主未決範奏曰  
長江天塹虜軍豈能飛度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  
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  
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爲然故不  
深備尋而隋將賀若弼陷南徐州韓擒隋南豫州後

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範素與武士不接莫有至者  
唯負販輕薄多從之時任蠻奴請度江攻其大軍又  
司馬消難言于後主曰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隋相應  
鼓聲交震人情必離請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  
質其妻子重其賞賜陛下以精兵萬人守城莫出不  
過十日食盡二將之頭可致闕下範異欲立功志在  
于戰乃曰司馬消難狼子野心任蠻奴淮南僉士語  
並不可信事遂不行隋軍旣逼蠻奴又欲爲持久計  
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  
範以其徒居中以抗隋師未陣而北範脫身遁免尋

與後主俱入長安初晉王廣所戮陳五佞人範與散  
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過惡未彰故免及  
至長安事並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諂惑並暴其過惡  
名爲四罪人流之遠裔以謝吳越之人

論曰自宋中世以來宰御朝政萬機碎密不關外司  
尚書八坐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  
至于冠冕縉紳任疎人貴伏奏之務旣寢趨走之勞  
亦息關宣所寄屬當事有所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  
若夫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  
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

而任隔疎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軌故環纓  
歛笏俯仰晨昏瞻幄坐而竦躬陪蘭檻而高眄探求  
息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  
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表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  
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窺盈縮于望景獲驪珠于龍  
睡坐歸聲勢臥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  
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陞天居亘設蘭  
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于元戎啓轍武侯還麾遮  
迓清道神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騫輦轂驅役分部親  
承几案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人役

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譴辱詆訶恣于典事之口  
抑符緩詔姦僞非一書死爲生請謁成市左臂揮金  
右手刑字紙爲銅落筆由梨染故門同玉署家號金  
穴嬙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璇池碧沼魚龍雀馬之  
翫莫不充牣錦室照徹青雲害政傷人於斯爲切况  
乎主幼時昏讒慝亦何可勝也

南史刪卷之二十九 終

南史刪卷之三十

茅國縉刪次

夷貊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伏波將軍  
馬援開南境置此縣其地從廣可六百里城去海百  
二十里去日南南界四百餘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  
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圖夷亦稱王馬援所植二銅  
柱表漢家界處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  
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玳瑁貝齒古貝沈木香  
古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

布沈木香者土人斫斷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  
置水中則沈故名曰沈香次浮者棧香夷人謂金之  
精者爲陽邁若中國云紫磨者其國俗居處爲閣名  
曰千闌門戶皆北向書樹葉爲紙男女皆以橫幅古  
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亦曰都漫穿耳貫小環貴者  
著草屣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其  
王者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  
鼓罩古貝繖以古貝爲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  
象蹋殺之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  
男由賤男而貴女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婿見  
婦握手相付呪曰吉利吉利爲成禮死者焚之中野  
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

扶南國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  
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  
里從西流東入海其國廣輪三千餘里土地洿下而  
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出金銀銅錫沈木香  
象犀孔翠五色鸚鵡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  
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傘羈屬扶南  
頓遜之東界通交州諸賈人其西界接天竺安西徼  
外諸國往還交易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

寶貨無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  
數日成酒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扶南  
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  
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  
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  
米其人言語小異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殺而噉之  
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  
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使與書相報答  
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壚  
名爲多羅受五升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

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扶南國俗本文  
身被髮不製衣裳以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  
有似男子其南有激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填夢神賜  
之弓乘賈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卽詣廟於神樹下得  
弓便依夢乘舶入海遂至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舶  
至欲劫取之混填卽張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  
者柳葉大懼舉衆降混填填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  
不復露遂君其國納柳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  
身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

身毒卽天竺也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爲五  
江總名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土  
出犀象貂鼠瑇瑁火齊金銀銅鐵金縷織成金罽細  
靡白疊好表毳毼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曜  
別之則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也西與大秦安  
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琅玕  
鬱金蘇合蘇合是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漢桓  
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  
世唯一通焉漢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  
叛遂絕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勿使其國可一

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  
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乎卽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  
等二人以月支馬四疋報旃勿積四年方至其時吳  
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  
佛道所興國也人敦龐土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  
郭水泉分流繞於渠塹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縷  
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  
流百賈交會噐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  
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共尊奉之以爲  
在天地之中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

獻瑠璃唾壺雜香古貝等物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明帝泰始二年又遣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珍並爲建威將軍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孝武孝建二年斤陀利國王釋婆羅那隣陀遣長史竺留施及多獻金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元年婆黎國遣使貢獻凡此諸國皆事佛道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別爲一家之學孝武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闍謀反上因是

下詔所在精加沙汰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其意並不果行宋世名僧有道生幼而聰悟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元嘉十一年卒于廬山沙門慧琳爲之誄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任冶城寺有才章兼內外之學爲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頗貶裁佛法云有白學先生以爲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空聰啟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



陋之謂不照幽冥之塗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虚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爲客主酬答其歸以爲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論行於世舊僧謂其敗黜釋氏欲加擯斥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輳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方筵七八座上恒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權侔宰輔會稽孔顛嘗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顛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遂成大國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號之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

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錦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爲紙無兵甲不攻戰名國王爲乙祁貴人第一者爲對廬第二者爲小對廬第三者爲納咄沙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慧深又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三月競入水則任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頂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汗以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梁天監六年有晉安人度海爲風所飄至一

島登岬有人居止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有狗頭其聲如吠云

北狄種類寔繁蠕蠕爲族蓋匈奴之別種也魏自南遷因擅其地故無城郭隨水草蓄牧以穹廬居辮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深雍鞞其地苦寒七月流澌亘河宋昇明中遣王洪軌使焉引之共謀魏齊建元三年洪軌始至是歲通使求并力攻魏其相國刑基祇羅回表言京房讖云卯金卒草肅應王歷觀圖緯代宋者齊又獻師子皮袴褶其國後稍侵弱永明中爲丁零所破更爲小國梁天監十四年遣使獻馬貂裘

其國能以術祭天而致風雪前對皎日後則泥濘或於中夏為之則不能雨問其故蓋以暎云論曰自晉氏南度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於南徼東邊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撫運爰命干戈象浦之絕威震冥海於是鞆譯相係無絕歲時以洎齊梁職貢有序及侯景之亂邊鄙日蹙陳氏基命衰微已甚救首救尾身其幾何故西賚南琛無聞竹素豈所謂有德則來無道則去者也

南史刪卷之三十一 終

南史刪卷之三十一

茅國縉刪次

賊臣

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少而不羈魏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初學兵法於榮部將慕容超宗未幾超宗每詢問焉後以軍功為定州刺史始魏相高歡微時與景甚相友好及歡誅爾朱氏景以眾降仍為歡用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當離此反故紙邪歡之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怠請以數千勁騎至關中

取之歡以告其妃婁氏彼若得秦亦將不歸得秦失  
景於事奚益歡乃止後爲河南道大行臺位司徒又  
言於歡曰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濟江縛取蕭衍老  
公以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制河南仗  
任若已之半體景右足短弓馬非其長所在唯以智  
謀時歡部將高昂彭樂皆雄勇冠時唯景常輕之言  
似豕突爾勢何所至及將鎮河南請于歡曰今握兵  
在遠姦人易生詐僞大王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  
之每與景書別加微點雖子弟弗之知及歡疾篤其  
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僞懼禍因用王偉計乃以太

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帝召羣  
臣議之尚書僕射謝舉等皆議納景非便武帝不從  
初帝以是歲正月乙卯于善言殿讀佛經因謂左右  
黃慧弼曰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和至校景  
實以正月乙卯日定計帝由是納之於是封景河南  
王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  
鄧禹故事高澄嗣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于長社  
景急乃求救於西魏魏遣五城王元慶等率兵救之  
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長  
史鄧鴻率兵至汝水元慶軍夜遁鴉仁乃據懸瓠澄

復遣軍相繼討景帝聞鴉仁已據懸瓠遂命群帥指授方略大舉攻東魏以貞陽侯蕭明爲都督明軍敗見俘紹宗攻潼州刺史郭鳳棄城走景乃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戶郎中王則詣闕獻策請元氏子弟立爲魏主詔遣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須度江許卽位以乘輿之副資給之高澄又遣慕容紹宗追景景退保渦陽使謂紹宗曰欲送客邪將定雄雌邪紹宗曰將決戰遂順風以陣景閉壘頃之乃出紹宗曰景多詭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短刃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

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也爾其當之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旣而又爲景敗紹宗謂曰定何如也相持連月景食盡誑其衆以爲家口盆見殺衆皆信之紹宗遙謂曰爾等家盆完乃被髮向北斗以誓之景士卒盆北人不樂南度其將暴顯等各率所部降紹宗景軍潰散乃與腹心數騎自碶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南過小城有登陴詬之曰跛脚奴何爲邪景怒破城殺言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旣而莫適所歸馬頭戍主劉神

茂者爲韋黯所不容因馳謂景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韋黯是監州耳王若次近郊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及至而黯授甲登陴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對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豫州司馬徐思王夜入說之黯乃開門納景景執黯數將斬之久而見釋乃遣于子悅馳以敗聞自求貶削優詔不許復求資給卽授南豫州刺史本官如故帝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故以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卽鎮合肥魏人攻懸瓠懸瓠糧少羊鴉仁去懸瓠歸義陽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帝召公卿謀之張綰朱异咸請許之景聞未之信乃僞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帝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反景謂左右曰我知吳兒老公薄心腸又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于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王偉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王其圖之於是遂懷反計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絕是時貞陽侯明遣使

南史冊 卷之三十一 四  
還梁述魏人請追前好許放之還武帝覽之流涕乃  
報明啓當別遣行人帝亦欲息兵乃與魏通和景聞  
之懼馳啓固諫帝不從爾後表疏跋扈言辭不遜又  
聞遣伏挺徐陵使魏不知所爲元貞知其異志累啓  
還朝景謂曰將定江南何不少忍貞益懼奔還建鄴  
具以事聞景又招司州刺史羊鴉仁同逆鴉仁錄送  
其使時鄱陽王範鎮合肥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異  
志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後並抑不奏聞景  
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爲內  
啓三年八月景遂發兵反於豫州城內集其將帥登

壇歃血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麟太子左率陸  
驗制局監周石珍爲辭武帝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  
折箠答之於是詔鄱陽王範及柳仲禮裴之高等同  
討景又令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景聞之謀於王  
偉偉曰莫若直掩揚都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  
下不足定也九月景發壽春聲云遊獵人不覺也留  
僞中軍大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城出軍僞向合肥遂  
襲譙州武帝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  
邊防是時鎮戍相次啓聞朱异尚曰景必無度江志  
蕭正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僞載荻實擬濟景景至江

將度慮王質爲梗俄而質被追爲丹楊尹無故自退  
景聞未之信乃密遣覘之謂使者質若退折江東樹  
枝爲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採  
石濟馬數百疋兵八千人都下弗之覺景卽分襲姑  
孰遂至慈湖南津校尉江子一奔還建鄴皇太子見  
事急入面啓武帝曰請以事垂付願不勞聖心帝曰  
此自汝事何更問爲太子仍停中書省指授內外擾  
亂相切不復通於是詔以宣城王大噐爲都督內外  
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爲軍師將軍以副焉遣南浦  
侯持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禧  
守白下旣而景至朱雀航遣徐思玉入啓乞帶甲入  
朝除君側之惡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實欲觀城  
中虛實帝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往  
勞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以爲名景曰欲  
爲帝也王偉進曰朱异徐麟譎黷亂政欲除姦臣耳  
景旣出惡言留季不遣寶亮還宮先是大同中童謠  
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及是景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  
應謠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皇太  
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與賊遇未陣便奔  
景乘勝至闕下西豐公大春棄石頭走景遣其儀同



于子悅據之謝禧亦棄白下城走景百道攻城城中  
倉卒未有備明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擲以  
石並皆碎破賊又作尖頂木驢狀似檣石不能破乃  
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下焚之賊既不尅士卒死者  
甚衆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城內亦射賞格出外  
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十一月景立蕭  
正德爲帝卽僞位改年曰正平景自爲相國天柱將  
軍正德以女妻之初景至都便唱云武帝已晏駕雖城上  
內亦以爲然簡文慮人情有變乃請上輿駕巡城上  
將登城陸驗諫曰陛下萬乘之重豈可輕脫因泣下

帝深感其言乃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軍  
人莫不屑涕百姓乃安景又於城東西各起土山以  
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畚鍤初  
景至便望尅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旣攻不下人  
心離沮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掠交尸  
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又募  
北人先爲奴者並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家黥奴乃  
與其儕踰城投賊景以爲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內  
乘馬披錦袍詬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  
始事侯王已爲儀同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景食

石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人爾後米一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有食其子者又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之聲動天地百姓不敢藏隱金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景儀同范桃棒密貪重賞求以甲士二千人來降以景首應購遣文德主帥陳昕夜踰城入密啓言狀簡文以啓上上大悅使報桃棒事定許封河南王鑄銀券以與之簡文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朱异傳岐同請納之簡文曰吾卽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賊豈足平今若開門以納桃棒桃棒之意尚且難知一旦傾危悔無及矣遂不聽朱异以手搥胸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桃棒軍人魯伯和告景金亨之至是邵陵王綸率譙州刺史趙伯超等馬步二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拒戰綸大破之景初聞綸至懼形於色及敗軍還尤言其盛愈恐命具舟石頭將北濟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戰若不捷君臣同死草間乞活約所不爲景乃畱宋子仙守壁自將銳卒拒綸陣於覆舟山北與綸相持會暮景退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回軍駿退時趙伯超陣于玄武湖北見駿退

南史冊  
卷之三十一  
賊臣  
八  
四百十

仍率軍前走衆軍前亂遂敗績綸奔京口賊執豐公  
大春廣陵令霍儁等來送城下逼令云已禽邵陵王  
霍儁獨云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  
軍尋至語未卒賊以刀傷其口景義而釋焉正德乃  
收而害之時景土山成城內土山亦成以太府卿韋  
黯守西土山左衛將軍柳津守東土山山起芙蓉層  
樓高四丈募敢死士厚衣袍鎧交稍以戰鼓叫沸騰  
昏旦不息土山攻戰既苦人不堪命柳津命作地道  
毀外山擲雉尾炬燒其櫓堞外山崩壓賊且盡賊又  
作蝦蟆車運土石填壑戰士升之樓車四面並至城

內飛石碎其車賊死積於城下賊乃退材官將軍宋  
嶷降賊因爲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闕前御街並  
爲洪波矣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  
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鄱陽世子  
嗣裴之高又濟江並緣淮造柵及旦景方覺乃登禪  
靈寺門樓以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度兵擊之粲敗  
景斬粲首徇城下柳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數十  
人赴之遇賊斬首數百自是賊不敢濟岍邵陵王綸  
又與臨城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岍荊州刺史湘  
東王繹遣世子方等赴援營于洲子岍前高州刺史

南史冊  
卷之二十一  
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兵繼至景遣其儀  
同宋子仙緣水西立柵以相拒景食稍盡人相食者  
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岍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携幼以  
候王師纔過淮便競剝掠徵責金銀列營而立互相  
疑貳邵陵王綸柳仲禮甚于讐敵臨城公大連永安  
侯確逾於水火無有鬪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  
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旣  
而中外斷絕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鴉繫以長繩藏敕  
於中簡文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而放與得書達群  
賊駭之謂是厭勝之術又射下之其危急如此是時

城中圍逼旣久腴味頓絕簡文上厨僅有一肉之膳  
軍士煮弩燠鼠捕雀食之初公門之閉公卿以食爲  
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  
五十億萬並聚德陽堂魚鹽樵採所取蓋寡至是乃  
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盡又食飯焉軍人屠  
馬於殿省間鬻之雜以人肉食者必病城中疫死者  
大半初景之未度江魏人遣檄極言景反覆猜忍又  
言帝飾智驚愚將爲景欺至是禍敗之狀皆如所陳  
南人咸以爲讖時景軍亦飢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  
其路爲援軍所斷且聞湘東王下荊州兵彭城劉邈

乃說景曰大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衆軍雲集未  
易可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絕野無所掠嬰  
兒掌上信在于今未若乞和全師而反景乃與王偉  
計遣任約至城北拜表僞降以河南自効帝曰吾有  
死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凶逆多詐此言云何可信既  
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圍逼旣無勤王  
之師今欲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  
曰城下之盟乃是深耻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  
久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笑千載乃聽焉景請割江  
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噐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

許遣其儀同于子悅左丞王偉入城爲質中領軍傅  
岐議以宣城王嫡嗣之重有輕言者請劍擊之乃請  
石城公大欵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設壇遣尚書  
僕射王克等與于子悅王偉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  
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  
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聚南岍敕  
乃遣北軍並進江潭苑景又啓稱永安侯趙威方詬  
臣云天子自與爾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卽發敕  
召之景遂運東城米于石頭食乃足又啓云西岍信  
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譙州

須征得壽春鍾離卽以奉還朝廷時荊州刺史湘東王繹師于武成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慥頓江津並未之進旣而有敕班師湘東王欲旋中記室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悅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深爲憾遂因事害之景旣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效又聞城中死疾轉多當有應之者旣却湘東王等兵又得城東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

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王陵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三年三月丙辰朔景違盟舉烽鼓譟初城圍之日男女十餘萬貫甲者二萬至是疾疫且盡守埤者止二三千人並悉羸懦于是羊鴉仁柳仲禮鄱陽世子嗣進軍于東府城北柵壘未立爲景將宋子仙所敗送首級于闕下景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丁卯邵陵王世子子堅帳內白雲朗董勛華于城西北樓納賊五鼓賊四面飛梯衆悉上永安侯確與其兄堅力戰不能却乃還見文德殿言狀須臾景

乃先使王偉儀同陳慶入殿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爲奏所以入朝而姦佞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日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劔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黨曰吾嘗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惜豈非天威難犯吾

不可以再見之出見簡文于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旣而景屯兵西州使僞儀同陳慶以甲防太極殿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爲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先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未斂或將死未絕景悉令聚而焚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景又矯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位于是諸軍並散降蕭正德爲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帝雖外迹不屈而意

猶忿憤景欲以宋子仙爲司空帝曰調和陰陽豈在此物景又請以文德主帥鄧仲爲城門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入奏帝怒曰誰令汝來景聞亦不敢逼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于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憤五月感疾餒崩于文德殿景祕不發喪權殯于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之知二十餘日然後升梓宮于太極前殿迎簡文卽位時東楊州刺史臨城公太連據州吳興太守張嵯據郡自南陵以上並各據守景制命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景乃殺蕭正德于永福省以柳仲禮爲使持節大都督隸大

丞相參戎事大寶元年四月辛卯簡文至西州景等逆拜與其僞儀同陳慶索超世等西向坐溧陽主與其母范淑妃東向坐上聞絲竹悽然下泣景起謝曰陛下何不樂上爲笑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爲何聲景曰臣且不知豈獨超世上乃命景起舞景卽下席應弦而歌景又上禮遂逼上起舞酒闌坐散上抱景于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夜乃罷時江南大飢江揚彌甚百姓流亡死者塗地父子携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緣山岳芟實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葉爲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終



死山澤其絕粒久者鳥面鵠形俯伏牀帷不出戶牖者莫不衣羅綺懷金玉交相枕籍待命聽終於是千里絕烟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而景虐於用刑酷忍無道於石頭立大春碓有犯法者擣殺之東陽人李瞻起兵爲賊所執送詣建鄴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腸瞻正色整容言笑自若見其膽者乃如升焉又禁人偶語不許大脯有犯則刑及外族七月景矯詔自進位相國封漢王十月景又矯詔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初武

帝既崩景立簡文升重雲殿禮佛爲盟曰臣乞自今兩無疑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王偉構扇遂懷逆謀矣二年四月景遣宋子仙襲陷郢州刺史方諸景乘勝西上號二十萬聯旗千里江左以來水軍之盛未有也及次巴陵王僧辯沈船臥鼓若將已遁景遂圍城元帝遣平北將軍胡僧祐與居士陸法和大破之禽其將任約景乃夜遁還都王僧辯遂東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先是景每出師戒諸將曰若破城邑淨殺却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以殺人爲戲笑百姓雖死不從之是月景乃廢簡文幽於

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卽皇帝位大赦改元爲天正元  
年初景旣平建鄴便有篡奪志以四方須定故未自  
立旣而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便  
欲速僭大號又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  
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曰主上仁明  
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元建固陳不可景意遂回  
欲復帝位以棟爲太孫王偉固執不可乃禪位於棟  
十一月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尋又矯蕭棟詔禪位  
卽南郊柴燎於天升壇受禪時白虹貫日三重日青  
無色還將登太極殿醜徒數萬同共吹唇唱吼而上

及升御牀牀脚自陷大赦改元爲太始元年封蕭棟  
爲淮陰王幽之王偉請立七廟景曰前世吾不復憶  
唯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邠得來噉是衆聞咸笑之  
景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悉是王偉制其名  
位以漢司徒侯霸爲始祖晉徵士侯瑾爲七世祖於  
是推尊父標爲元皇帝景二年王僧辯軍至蕪湖城  
主宵遁賊黨侯子鑒率步騎萬餘人并引水軍俱進  
僧辯逆擊大破之景聞之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臥良  
久方起歎曰咄叱咄叱誤殺乃公登烽火樓望西師  
看一人以爲十人大懼僧辯及諸將遂于石頭城西

步上連營立柵至于落星墩景大恐遣謁王僧辯父  
墓剖棺焚其屍王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  
挑戰僧辯大破之景既退敗不敢入宮斂其散兵屯  
於闕下遂將逃王偉按劔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  
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敗  
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來南直度大江取臺  
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岍皆乃  
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當復一決仰  
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  
其儀同田遷范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遂委臺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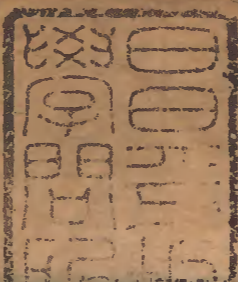
竄逸侯子鑒等奔廣陵僧辯遂入臺城迎簡文梓宮  
升於朝堂三軍縞素踊于哀次命侯瑱裴之橫追賊  
於東收圖書八萬卷歸江陵都下戶口百遺一人大  
航南岍極目無煙老小相扶競出纔渡淮官軍掠之  
甚於寇賊號叫徹於石頭僉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  
君子以是知僧辯之不終初景之圍臺城援軍三十  
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  
羸卒一千破任約精甲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橫陣旣  
而侯瑱追及景衆未陣皆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  
腹心數十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自滬瀆入海至

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送於王僧辯景長不滿七尺長上短下眉目疎秀廣頰高權色赤少髮低眦屢顧聲散識者曰此謂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性猜忍好殺戮恒以手刃爲戲方食斬人於前言笑自若口不輟食或先斷手足割舌剗鼻經日乃殺之好走馬遨遊彈射鴉鳥自爲天子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快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爲帝與受擯不殊景死傳首江陵暴其尸于建康市百姓爭取屠膾羹食皆盡

王偉其先略陽人學通周易雅高辭采仕魏爲行臺

郎景叛後高澄以書招之偉爲景報澄書其文甚美澄覽書曰誰所作也左右稱偉之文澄曰才如此何由不蚤使知邪偉旣協景謀謨其文檄並偉所製及行篡逆皆偉創謀也景敗與侯子鑒俱走相失潛匿草中直瀆戍主黃公喜禽送之見王僧辯長揖不拜執者促之偉曰各爲人臣何事相敬僧辯謂曰卿爲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偉曰廢興時也工拙在人向使侯氏蚤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之勢僧辯大笑意甚異之命出以徇偉曰昨及朝行八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

文苑已巳



南史冊  
卷之三十一  
里何十八里哉偉笑曰今日之事乃吾心也前尚書左  
丞虞隲嘗見辱于偉遇之而唾其面曰死虜庸復能  
爲惡乎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隲慙而退及送江  
陵偉尚望見全於獄爲詩贈元帝下要人曰趙壹能  
爲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  
百字詩于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乃請日前  
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  
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帝大怒  
使以釘釘其舌於柱剡其腸顏色自若仇家齧其肉  
俛而視之至骨方刑之

南史刪卷之三十一 終

